



学习好贯彻好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家笔谈

# 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

■刘志彪

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四个现代化”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振兴实体经济”,从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专章部署“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到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中国产业发展政策的逻辑越来越清晰。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地缘政治冲突频繁,全球产业链加速重组,传统的“两头在外”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遭遇部分西方国家“卡脖子”与“产业链脱钩”双重冲击。经历“规模赶超—结构纠偏—系统安全—高效韧性”的四次跃迁,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必须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

## 显著特征

自主性是现代化产业体系安全底线的根本保障。自主性强调对外部技术、市场、资源低依赖,关键时刻可内部自我循环。中国经济拥有14亿人口、4亿中等收入群体的超大市场规模,为技术迭代和产业更新提供了最低有效需求阈值。即使遭遇外部不友好、不安全的环境扰动,也能独立自主安全高效地运行。提升产业发展自主性,要求把关键核心技术、产品、工艺、设备、基础材料、工业软件、底层标准等自主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形成非依赖性发展态势,并在外部“断供”时能够推出可置信的替代。

支柱性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结构均衡的内在机制。理论上,先进制造业既为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提供技术、工业产品和服务,也是整个体系的效率、效益的根本来源。现代化产业体系就如一棵大树:现代农业是树根,扎根于土地并从中吸收大树所需要的足够养分。先进制造业是树干,支撑整个大树的体系运转和平衡。现代服务业是繁茂的枝叶,专取于大树的光合作用,满足人类精神需求,为整个体系提供就业和消费等服务。

开放性是现代化产业体系获取效率的持久引擎。开放性强调持续吸收全球商品、服务、资本、人员、数据等能量,避免陷入系统性内卷与熵增。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以国内需求吸引全球先进要素,进而构建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其政策抓手就是制度型开放,即规



则、规制、管理、标准与国际先进体系对接,以高水平开放应对所谓“去中国化”联盟。

协调性是现代化产业体系融合发展和韧性的具体体现。协调性表现为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耦合与融合发展,同时表现为传统制造业与先进制造业、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一二三次产业、区域集群之间时空匹配和适配。协调性既是高质量发展的衡量标准,也是产业政策可以进行干预的焦点。通过“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可以实现从要素驱动向内生增长的革命性跃升。

## 主要内容

到2035年,中国要基本形成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具体内容包包括:制造业占比保持25%—27%的合理比重,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15%;高技术制造业利润率适当高于全行业平均水平,从而彻底扭转“脱实向虚”现象;单位GDP能耗较2020年下降30%,实现绿色化转型;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环节国产化率超过60%,关键零部件自给率突破90%。

一要以要素协同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通过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以高标准市场体系配置技术、资本、人才、数据。核心任务是在公平竞争规则下鼓励要素自由流动,破除行政分割与所有制歧视,建立全国统一技术市场、劳动力市场、数据市场、碳市场等,让广义的价格信号能充分反映要素稀缺程度,使其流入到边际效率最高的产业和企业,提高综合要素生产率,支持中国式现代化所需要的经济增长速度。

二要以推动技术进步、产业结构

升级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这是一条突出“技术进步、结构变动”的产业政策路径,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取得了巨大成效。其基本特征是运用产业结构政策,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以新技术创造和升级传统产业,尤其强调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创新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速度。

三要以推动市场竞争、产业组织优化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这是一条以竞争政策为中心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政策路径与策略,注重强化结构演化的内生动力机制和社会效益。它是崇尚市场竞争的先行工业化国家建设、维护与巩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政策主线。运用到中国实践中,就是利用竞争政策构建产业内垄断竞争格局,打造链主+众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配套的雁阵发展格局。横向放开准入,纵向强化协作,通过竞争政策促成若干千亿级航母企业+大批隐形冠军共生系统,为上游专精特新企业提供场景、订单和试错机会。

四要以把握产业演化的接续性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这强调的是形成“支柱产业—主导产业—未来产业”的接力赛。现阶段,支柱产业(机械、电子、石化)通过数字化、绿色化延长生命周期,主导产业(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以市场化投融资加速扩张,未来产业(量子信息、脑机接口、商业航天)以前沿基础研究孕育突破,实现“研发一代、试制一代、量产一代”的滚动迭代与更新。

## 政策建议

第一,划分政府与市场边界,建立多元资本体系。

在科学创新领域,可加大政府与公益基金的支持力度,建立国家实验室、高校、非营利机构共同体,实行预算包干、按结果而非过程考核、失败免责的有助于创新的制度体系。

在技术创新领域,应以企业为主体,完善“科创板—北交所—主板”递进式资本市场,鼓励长期资金(养老金、保险、企业年金)按公允价格配置风投与并购基金,形成“天使—VC—PE—并购”接力。

在工程化环节,建议设立“国家产业引导基金+地方配套+产业链链主”的联合体,分散中试、首台套、首批次风险。

第二,重塑现代产业组织,推广“链长制与群主制”。

中央和省级层面建立“链长制”,

由行业主管部门牵头,统筹规划、标准、攻关、采购、出口、投资审查;在特大、大型企业层面推广“群主制”,一些龙头企业担任“群主”,吸纳中小企业进入供应链白名单,共享实验室、数据中台、仓储物流,实现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

第三,提高实体经济收益率,吸引人才回流。

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降低工业用地、用能、物流、融资四项成本;扩大制造业增值税留抵退税范围,允许先进技术企业按较高的比例加计扣除研发费用;提高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建立产业工人按技能等级与薪酬挂钩的制度,让技术人员享受与先进制造业竞争力相适配的收入待遇,重塑蓝领社会声望。

同时,构建顶尖人才培养与流动机制。可在“双一流”高校设立特殊顶尖人才培养直通渠道,允许免试、跨学科、弹性学制,并对关键核心领域外籍人才给予永久居留、税收优惠、科研经费自由支配权。完善知识产权收益分配,职务科技成果完成人可享受高比例的转化收益,以财富效应激发原创动力。

第四,实施独立的自我开放战略,瓦解部分西方国家的技术封锁。主动对标高标准经贸规则,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扩大电信、医疗、数据跨境流动试点;对限制高技术进口的实体实施反向制裁,以超大规模市场+制度型开放组合吸引全球资本和技术继续在华深耕,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

总之,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本质上是大规模+市场机制+开放创新的系统集成。以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引,产业政策必须摒弃人为选择优先部门、补贴产能增长等传统范式,转向支持制度基础设施、形成产业组织生态与时间连续性动态管理的新范式。只要坚持以高水平自立自强为目标、以高标准要素市场为杠杆、以资本市场为枢纽、以顶尖人才为核心,就能“在发展中国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以产业升级与国家安全双重红利,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作者为南京大学长江产业发展研究院常务院长、教授)



扫二维码  
看解放日报理论  
公号“解放+思想”  
更多文章

# 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

■魏琪嘉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要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明确路径和施策方向,综合统筹提升产业体系建设成效,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提供更多有利条件。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先进制造业汇聚最活跃的创新活动、最丰富的创新成果、最集中的创新应用,在推动新旧动能转换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引领作用。“十五五”时期,应通过深化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与量的合理增长。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是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迫切需要。新质生产力作为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共同催生的先进生产力形态,成为决定国家发展主动权与国际竞争地位的关键变量。“十五五”时期,应把握战略主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提升各类产业发展质量和水平,激活创新要素潜能,持续培育发展新动能、塑造竞争新优势。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是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必然要求。产业体系完备,实体经济根基牢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与运行可靠性才能得到有效保障,发展的安全性与稳定性才会有坚实依托。大国经济的稳健运行,需要各门类产业协同发展,需要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有机结合,这都离不开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

进一步看,“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需处理好以下三组关系:

一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表现在产业领域具体层面,就是要实现政策与市场的良性互动,按照产业发展规律、行业成长规律、要素流动规律去引导资源配置,在市场失灵的领域着重发挥政府有效引导、规范秩序的功能。

二是供给和需求的关系。一方面,鼓励因地制宜结合本地要素资源禀赋开展好生产活动,优化供给结构;另一方面,着眼于扩大有效需求,持续提升政策精准性和有效性,并发挥好公平竞争规则的调节作用,更好提升供给和需求的适配性。

三是总量和结构的关系。产业体系的完整性、先进性离不开产业规模合理的支撑,这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一环。

“十五五”时期,在确保总量合理增长的同时,应聚焦“固本升级、创新育新、扩容提质、强基增效”,通过技术创新、标准升级等提升产品附加值,形成结构、产品、产销良性循环的有利局面。

如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传统产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本盘,在吸纳就业、保障民生、稳定经济等方面具

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绝不能被当成“低端产业”予以简单退出。

“十五五”时期,应加大对企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的支持力度,通过升级改造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实现从“制造”到“智造”的跨越;推动集中度较低的行业加快兼并重组,推动资源向优势企业集中,形成规模效应,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

同时,着力推动锻长板,深耕消费品、机电产品、原材料等传统优势产业,加强品牌建设 with 技术创新,拓展高端市场,提升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话语权。

如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十五五”时期,应聚焦科技含量高、市场竞争力强、带动作用大、经济效益好的产业领域,统筹布局、精准发力,构建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结构合理的新增长引擎矩阵。

比如,新能源产业领域应加快成熟技术的规模化应用,积极攻坚新的技术路径;新材料产业领域应重点突破基础材料,为高端制造提供有力支撑;航空航天产业领域应持续推进卫星互联网、商业航天等细分领域发展,拓展产业发展边界。

同时,把握全球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趋势,聚焦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超前谋划、系统布局一批前景广阔的未来产业,着力推动跨领域技术的交叉融合与创新突破,加速技术成果向实际生产力转化。

如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服务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但在产业结构、质量效益、创新能力等方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巨大的扩容和提质潜力亟待释放。

“十五五”时期,可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深化现代服务业与制造业、现代农业的深度融合,以产业融合打破边界壁垒,提升产业链整体效能。

同时,加快养老、育幼、医疗等民生服务业标准化建设,推动文旅、康养等消费服务业向高品质、多样化升级,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

如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十五五”时期,推进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不再是简单的“硬件建设”,而应通过科学统筹与系统优化,实现效能和效率的全面跃升。

比如,在新型基础设施领域,适度超前布局5G基站、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算力平台等,以数字基础设施的先行建设抢占数字经济发展新先机;在交通运输领域,持续完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快发展多式联运,优化物流枢纽布局,降低物流成本,提升流通效率。

归根结底,通过推动基础设施从“单点强”向“系统强”转变,实现互联互通、协同融合、安全高效发展,从而更好发挥支撑保障“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作用。

(作者为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 确保实体经济生机勃勃

■王永章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这一重要论断的核心在于正本清源,引导各类资源要素回归价值创造的本源,有效防范经济脱实向虚。

现实中,因投资回报率差异,部分社会资本乃至产业资本过度流向虚拟经济,热衷于“以钱生钱”,导致资产价格泡沫积聚。反过来,制造业等实体经济部门则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现实困境。这种资源错配不仅挤压实体经济的发展空间,带来产业“空心化”隐忧,还可能诱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十五五”时期,必须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筑牢实体经济根基,通过科技创新引领、营商环境优化、金融服务赋能,推动最优质资源、最优政策、最大精力向实体经济汇聚,确保实体经济根基稳固、生机勃勃、行稳致远。

比如,强化科技创新引领,驱动实体经济发展新引擎。通过体制机制改革、资源优化配置和创新氛围营造,让科技创新的“关键变量”真正转

化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要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大研发投入,聚力攻克“卡脖子”难题。

又如,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塑造产业发展新优势。加快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数智技术创新,推动数字经济赋能实体经济。加快实施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推动生产流程再造、资源精准配置与供应链高效协同。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推动人工智能同产业发展相结合,夯实数字基础设施,通过产业数字化转型全面推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再如,优化要素资源配置,激发资源回流实体经济新动能。着力扭转要素资源脱实向虚的倾向,引导金融资源从过度集聚的虚拟经济领域转向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绿色发展等实体经济领域。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拓宽实体经济融资渠道,切实降低融资成本,让各类要素配置到最具活力的实体经济中,为其注入发展新动力。

(作者为上海第二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陈向义 鲁大玮

深入理解和把握完整产业体系的系统特征、实践价值和时代意义,对于“十五五”时期上海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系统特征:完整产业体系的独特优势——

完整产业体系的系统性特征,不仅体现在产业门类的齐全性上,还体现在产业关联的紧密性、产业生态的协同性等多个维度。

产业门类齐全性是系统优势的基础。数据显示,中国是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从原材料到终端产品、从研发设计到售后服务、从传统产业到新兴产业,完整的产业门类确保经济体系的自主性和稳定性。这种全面性使得我们能够根据发展需要灵活调整产业重点、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协调发展。

产业关联紧密性是系统优势的关键。研究显示,完整产业体系内部各产业之间存在密切的技术经济联系,形成环环相扣的产业链、供应链网络,不仅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也增强了产业体系的韧性和抗风险能力,在应对突发事件和外部冲击时显得尤为重要。

产业生态协同性是系统优势的保障。完整产业体系是一个有机生态系统,各类市场主体相互依存、协同发展。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可以形成

良好的产业创新生态。这种协同效应有助于放大单个产业的优势,形成整体竞争力,进而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效支撑。

创新驱动: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沃土——

完整产业体系为创新发展提供肥沃土壤,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这种创新动能不仅体现在技术创新层面,还体现在模式创新、协同创新等多个维度,形成全方位的创新驱动格局。

从技术创新看,完整产业体系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广阔空间,让新技术、新产品能够快速找到应用场景,在实践检验中不断完善成熟。

从模式创新看,完整产业体系为新业态培育提供丰富场景。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产业边界日益模糊,跨界融合成为新趋势。完整产业体系为各种新业态、新模式的培育提供多样化场景,进一步激发全社会的创新活力。

从协同创新看,完整产业体系为创新要素集聚提供有效载体。通过构建创新网络,促进各类创新要素的集聚和流动,形成协同创新的强大合力。

安全保障:国家发展的稳定基石——

完整产业体系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屏障,为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提供坚实保障。这种安全支撑作用不仅体现在经济层面,还延伸到国家安全、社会安全等多个维度。